

哲学史 21

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哲学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上次，我试图解释他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促使他领悟基督教的真谛——以及他对新柏拉图主义缺陷的批判。今天，我想探讨的是他如何将这些要素整合起来，以及这种基督教化的柏拉图主义在圣奥古斯丁眼中是怎样的。既然它是一种基督教化的柏拉图主义，那么我们自然会预期，其核心理念论。

的确如此。事实上，奥古斯丁认为理念既是上帝意念中的超越性存在，又是造物中的内在性存在。当然，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并非柏拉图本人，而是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这得益于柏拉图的流溢论。

因此，在上帝的意念中，理念被视为永恒真理、永恒的理性、永恒的思想、永恒的真理。是的，在上帝的意念中，它们是原型、模式。这种观点最初是由中期柏拉图主义者提出的。

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说，这等同于谈论上帝的永恒智慧、上帝的预知、他创造万物并按其行事的永恒旨意。因此，这就是永恒的理性（*rationes eterne*）。而在创造本身中，则是种子理性（*rationes seminales*），也就是说，种子理性、种子思想、种子真理。

仿佛是自然界发展能力的种子。在他那部关于《创世记》字面解释的鸿篇巨著中——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他不仅试图评述《创世记》的创造描述，而且还将其与这种形式理论交织在一起。你看，这样一来，创造中所有后续出现的事物都处于最初创造行为的种子形态，并随后发展演变。

但这些最初的理念，正是赋予各种事物秩序和本质的理念。所以，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物种的本质，某物的精髓，你就必须了解这些理念。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它深深植根于柏拉图的传统之中。

但这立刻引出了认识论问题。我们如何才能认识理念？当然，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辩证法提供了一种答案，使我们能够回忆起内在的东西。但在奥古斯丁看来，理念并非人类心灵的内在属性。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你会得到另一种答案，因为理念蕴含于事物之中，蕴含于具体事物之中，这是通过将理念从我们对整类具体事物的经验中抽象出来而得出的。但是，不，这也不是奥古斯丁的观点。他太柏拉图式了，不会这样。

那么，问题仍然是，这究竟会如何呢？事实上，不同的奥古斯丁诠释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其中一种理论认为，人天生具有神赐的知识。也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带着某种东西，就像我一位朋友多年前所说的，一条通往神的管道，凭借这条管道，那些想法才能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

奥古斯丁似乎并非这样说话。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心灵能够以某种方式直接进入上帝的心灵，凭借某种奇妙的启示，了解上帝心中的想法。

当然，这意味着灵魂可以直接感知上帝的本质。而奥古斯丁显然没有这样说。他认为上帝的本质充满了奥秘。

无论如何，既然我们讨论的是人类对形式的普遍认知，那就意味着即使是最不信教的异教徒，只要掌握了形式知识，也懂得上帝的本质。这对于基督徒奥古斯丁来说似乎也说不通。那么，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呢？斯图姆夫给出了答案，尽管他的解释听起来有点像亚里士多德的风格。

科布尔斯通对此阐述得很好。重点并非我们能够直接了解上帝的心意。不，并非如此。

关键在于，上帝启迪了人类的心灵。上帝照亮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看到、认识到具体世界中事物的形式和本质。它们就蕴藏在那里。

与柏拉图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无法把握理念的超越性地位。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无法仅仅通过人类心智的日常自然活动，就将它们从具体经验中抽象出来。这需要启示，神圣的启示，而亚里士多德并未领悟到这一点。

所以，奥古斯丁的意思是，所有人都能通过人类心灵普遍的启迪而获得关于受造物本质的永恒真理。而且，奥古斯丁经常引用圣经经文来支持他的观点。他引用了约翰福音1章中关于道（Logos）的描述，道是照亮世上一切生命的光。

这是神圣逻各斯给予的普遍启示。由此可见，逻各斯教义在此显得尤为重要。逻各斯启迪心灵的认识论功能，以及它在此变得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逻各斯统摄万物。

逻各斯的形而上学功能和认识论功能，两者兼具。因此，人类知识的本质，如果你愿意的话，是一种神圣的、神人之间的互动。神学家后来经常使用“互动”（concursum）一词来描述神圣活动与人类活动如何共同作用，使人类能够认识思想。

神人合一。当然，奥古斯丁想表达的意思，就像一些教父对某些异教作家所掌握的知识所说的那样。嗯，如果他们知道这些事，那是因为上帝。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真理都来自上帝，没有上帝，我们就无法认识世界。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完全自洽的有神论。如果有神论断言受造物对上帝的持续依赖，那么这当然也包括受造物在认识论上对上帝的持续依赖。

因此，奥古斯丁谈论的是这种认识论上的依赖关系，即神人之间的合作。上帝与人类的活动共同促成了知识的产生。

所以，在认识论方面，他的观点就是这样。你可以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看到这一点，比如他的一本名为《反对学院派》的书。

好吧，我们假设他是反对学院派的。他所说的学院派，指的是学院里的怀疑论者。呃，你还记得吗，在希腊化时期的怀疑论历史上，存在着最初的希腊怀疑论。

后来，柏拉图学院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一段怀疑主义时期。如今，他在《反学院派》一书中回应的正是这种怀疑主义。像卡内利乌斯等人就是这种怀疑主义的代表。

他反驳了怀疑论者否认我们拥有真理的观点。他认为，所有人都拥有真理。他所举的真理例子包括逻辑真理。

逻辑真理是指具有同一律或矛盾律逻辑形式的真理，即 A 等于 A ， A 不等于非 A 。这类真理包括对自存的认识。

他那句名言是：即便我犯了错或受了欺骗，我仍然必然存在。参见lawsome。即使是怀疑论者也明白这一点。

如果他说他不知道，那至少他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不知道。参见lawsome。他谈到了辩证法在将这类真理揭示为可理解之光中所起的作用。

而且，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他甚至进一步阐述了自由意志的观点。在另一部著作中，他以此为基础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他的论点是，真理，特别是具体的真理，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们包含于其他真理之中。

大写的 T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参与到真理的本质和本性之中。而根据定义，永恒真理的本质和本性——所有其他真理都由此而来——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因此，他从真理出发，最终得出真理。

从逻各斯到逻各斯，他论证了上帝的存在。这或许是基督教思想家首次尝试构建有神论论证，其影响在后世中世纪作家中也得到了体现。

注意这一点。在他另一篇关于教师的文章中，他探讨了我们是如何学习的，以及语言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疑问句，这让我们想起了古代诡辩家怀疑论者高尔吉亚。

你还记得高尔吉亚吗？他曾说过，万物皆不存在；即便存在，我也无法知晓；即便我能知晓，也无法传达。奥古斯丁提出的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你已经明白我话语的含义，那么我说的就不是你不知道的。

如果你不明白我话里的意思，我就无法告诉你任何你不知道的事情。那我又怎么能教你呢？诚然，有一种极其简单化的语言观念，它暗示着这一点，也暗示着我们如何学习语言等等。但他提出的正是这类难题。

他的观点是，教导我们的并非外在的老师，而是我们内在的老师。启迪心灵，使我们认识真理；而这位内在的老师就是逻各斯，启迪心灵。基督就是这位内在的老师；他就是那位老师。

所以，奥古斯丁发展其认识论的方式，关键在于逻各斯的认识论功能。你一定会注意到，他毫不含糊地将逻各斯等同于基督，并引用了约翰福音的序言。有什么问题或评论吗？嗯，看看他是如何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的，真是一幅引人入胜的图景。

好，那么人的灵魂呢？人的灵魂呢？首先，灵魂并非物质，正如斯多葛学派和特土良所认为的那样。它当然是一种非物质实体。其次，灵魂也并非柏拉图所认为的那种先于一切存在的永恒事物，而奥利金也继承了柏拉图的观点。

他否认这一点的理由是，灵魂是会变化的。它或许并非空间性的、物质性的事物，但它是时间性的，并且会发生变化。顺便一提，他还探讨了关于个体灵魂起源的三种观点。

其中之一是前生论，他对此持否定态度，而且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思想也普遍否定这种理论。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他考虑了斯多葛学派的特土良观点，即灵魂通过肉体繁衍而传承，而特土良本人也接受了这一观点。

他考虑了创造论的观点，即个体灵魂是在受孕后的某个时刻由上帝单独创造的，但他无法在最后两种观点之间做出选择。因此，他并不确定灵魂的起源，但他确信灵魂并非先于身体而存在。也就是说，人是拥有肉体的理性灵魂。

他有时会用“理性灵魂借由肉体”这种说法。但在他后期的著作中，他似乎认为这种说法未能充分体现肉体的作用。因此，他倾向于使用“理性灵魂拥有肉体”这种表述。

所以你是灵魂与肉体的组合，而不仅仅是灵魂借用肉体。用肉体来描述听起来太柏拉图式了，但实际上，理性的灵魂与肉体指的是完整的人。然而与此同时，他又想说，灵魂本身必须被视为一种非物质实体，因此能够独立存在。

因此，灵魂的不朽源于它是构成完整人格的非物质实体的一部分。正因如此，他很乐意引用柏拉图的一些论证来证明灵魂的不朽，例如，灵魂是非物质的、非空间性的，因此不可分割。

如果它不可分割，它就不可摧毁，因此也是不朽的。你还记得柏拉图的这个观点吗？他在他的独白中论证过这一点。

但他也曾就永生问题展开过一番对话，其中他引用了柏拉图的另一个论点：是灵魂赋予肉体生命，而赋予生命的主体，作为生命的主体，是不会死亡的。因为肉体依赖于灵魂，而不是灵魂依赖于肉体。

灵魂不依赖于肉体，而是在肉体死亡后继续存在。因此，他关于永生的论证本质上是希腊哲学论证。同样，他对灵魂如何支配肉体的观点也是如此。

那些像斯多葛学派那样持唯物主义灵魂观的人会认为灵魂弥散于全身，赋予身体的感官和机能以活力。但奥古斯丁头脑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灵魂是非物质的，它就不可能弥散于全身。

所以，它不是通过扩散来控制身体，而是通过给予注意力来控制。它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各个部位来施加影响。实际上，我怀疑，这方面已经有一些经验证据支持。

你知道，如果你想知道腿里隐隐约约的感觉是什么，你会去检查你的腿，对吧？你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腿上。你不必去看它，你只需要试着专注于腿上的感觉。

或许除了感受之外，还要观察它。所以，正是凭借这种至关重要的专注力，这种精神上的专注力。记住，我上次说过，令他印象深刻的心灵或灵魂的一点是，它能够延伸到遥远的空间，将远在千里之外的事物纳入其思想之中。

这几天很多人的心思都放在华盛顿和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有意思。真是远在千里之外。

然而，正如我们所说，他们的心思究竟在何处？就这些方面而言，他们的心思早已游离于自身之外。因此，灵魂不朽以及灵魂支配肉体的方式，都值得我们深思。但至少对我而言，奥古斯丁对人类灵魂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他对时间和永恒概念的探究。

这一点在考夫曼文集收录的《忏悔录》第510至520页中有所体现。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柏拉图的观点是如何转变为基督教的。柏拉图在他的《蒂迈欧篇》中将时间描述为永恒的不断变化。

因为在时间的世界里，如果存在那条划分的界限，在时间的世界里，你所拥有的是不断变化的个体。在永恒的领域里，你所拥有的是不变的形式。当然，个体在那时不过是不变形式的不断变化的副本。

时间是永恒的变幻影像。这是柏拉图对时间的诠释。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截然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仅仅是物理运动的尺度。

每小时多少英里，这是一种衡量运动和行进距离的方法。奥古斯丁的观点更多地源于柏拉图。他探究了我们的时间意识，以及时间在灵魂中的本质。

换句话说，这是一次内省式的心理描述练习，旨在内省地审视时间意识的心理学。他指出，在灵魂深处，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

过去只存在于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中，它并不属于现在。但记忆是真实的，是当下的。记忆是真实的。

未来尚未到来，但它存在于我们对未来的期盼之中。因此，在灵魂的当下体验中，在这一刻，你会看到，过去因记忆而成为现在。未来则在期盼中成为现在。

但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复杂，但却符合我们的经验，不是吗？你现在可以享受对未来的期待了。

你现在可以回味过去的记忆。但你现在是在当下回味它们。所以，接下来，时间就过去了，时间已经存在又消逝。

时间是变化的领域，是生成与消亡的领域。是创造与分解的领域。时间。

这就是奥古斯丁的时间观。你是否在那首耳熟能详的赞美诗中听出了奥古斯丁式的意味：“我看见周遭万物都在变化和衰败。”“我看见周遭万物都在变化和衰败。”好吧，那就对了。当下才是真实的，但同样地，所有时间都存在于灵魂之中。

过去即现在，未来即现在。所有这些时间都存在于灵魂之中。而灵魂则将它们体验为永恒的当下。

此刻，你体验过去和未来。就在当下。所以，所有时间都存在于你的灵魂之中。

现在，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明白他所说的上帝是永恒的、不变的、超越时间的是什么意思了。上帝是永恒的、不变的、超越时间的。因为如果按照希腊人的模式，上帝没有改变，那么在上帝那里就没有已经消逝的过去，也没有尚未到来的未来。

上帝永恒不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祂也超越时间。上帝本身以及祂的思想都不会改变。因为祂始终完全了解我们过去和未来的一切。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超越时间的。他本身就是永恒的。是的，因此，上帝的知识是关于永恒的事物，关于永恒的典范。

神的知识是对那些永恒典范形式的认知，这些典范既不产生也不消亡。他通过认知这些形式来了解具体事物，正是这些形式赋予了事物存在。

所以，当上帝创造天地时，他也创造了变化，创造了有生有灭的时代，有来有往。因此，人类的生命与神圣的生命截然不同。

人类的知识与神圣的知识必然不同。甚至我们对永恒真理的认知，也与上帝对这些永恒真理的直接而直观的认知有所不同。因此，人类的灵魂处于变化之中。

这说得通吗？你知道，昨晚读了苏斯博士的作品，那晚真是妙趣横生，我现在就在想，你今天听到的究竟是文字的韵律，还是思想的表达。谈论时光的更迭，或许只是苏斯博士诗歌中押韵的运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说奥古斯丁的思想，不是苏斯博士的。

是的，珍妮尔。再说一遍。大自然是如何受到影响的。

哦，好的。神的思想由永恒的理性构成，也就是神心中那些永恒的真理。神的思想是不变的形式。

现在，当上帝创造一个变化的世界时，你看，他所做的，他所做的，是创造一个参与那些原型形式的世界。是的。一个由种子形式，即种子法则（*rationes seminales*）的存在所秩序化的世界。

但是，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它所体现的那些特定形式，终将消逝。明白吗？我们无法直接了解神意中的那些形式。我们没有那种洞悉神圣本质的能力。

上帝知道。所以他完全了解这一切。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反省自己的灵魂，我们都会发现时间。

诞生。消逝。我们对细节的体验。

但是，我们对具体事物的体验使得被逻各斯启迪的心灵能够识别事物在具体世界中的本质、本性和形式。这有帮助吗？是的。而这正是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呃，也是让中世纪的人陷入困境的问题。

而且，呃，他们似乎想两全其美。一方面，奥古斯丁谈到上帝爱我，了解我的方方面面；但另一方面，他又谈到上帝只了解形式。

是的。那么，能否同时了解两者呢？问题在于，个体“我”与各种形式、与典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最好在这里深入探讨一下。奥古斯丁似乎认为，我参与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多种多样的形式。

人性的形式。呃，大概是指，呃，勇敢的形式。这个，那个，以及其他形式的生理特征，其他类型的品质。

因此，通过了解多种形式的特定组合，你看，他认识到我就是这些多种形式的特定组合。现在，这种对奥古斯丁的解读，预示了后来一些中世纪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种个体化——这也是我们讨论中涉及的术语——是通过多种可能形式的一种独特的个体组合而实现的。

这并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所以，当我们从阿奎那转向邓斯·司各脱时，我们会发现邓斯·司各脱想要表达的是，除了我所参与的各种形式之外，仍然存在着我的本性，我的“此性”。

你看，hi-kay-a-tas，此在。一个世纪后，半个世纪后，呃，奥卡姆的威廉说，忘掉形式吧。存在的只有我，另一个我，以及另一个我，个体。

你为什么需要这些形式？所以，你的问题至关重要。你看，形式理论的一个显著缺陷在于，即使它能够解释个体性（区别于物种的本质），即使形式理论能够解释个体性，它似乎仍然将普遍性置于首位，而对个体性则给予较低的重视。

明白了吗？价值降低了。这隐含在存在的等级制度中，那些未能完美践行某些理想的人，其等级地位就低于其他人。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阿奎那试图通过一种被称为“实体形式”的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理论认为，上帝以某种方式了解我的个人本性。

但这就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问题是什么，大卫？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避开了柏拉图的问题，因为他把上帝视为一个积极、有效、强大的原因，而柏拉图

并没有这样认为。但他或许也失去了普罗提诺的优势，即个体性是由流溢过程产生的。

是的。我认为可以这样回应：对奥古斯丁而言，上帝创造的始终是个体。上帝创造的是个体。

凭借精液的理性。凭借精液的形式。是的。

是的。嗯，我想可能是这样，虽然你找不到奥古斯丁提及亚里士多德的记录。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似乎在那时就失传了。

直到后来才被发现。所以他所了解的任何亚里士多德，都只能通过普罗提诺著作中的亚里士多德元素来认识。是的，先生。

所以你的感觉是对的。虽然永恒即无时间性、不变性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本人。是的，先生。

你知道，关于上帝是否永恒的争论在哲学神学界至今仍在继续。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永恒观。一种观点认为永恒就是无时间性。

另一种永恒则意味着永恒性。是的，永恒性贯穿于时间的更迭之中。总的来说，柏拉图的影响倾向于永恒性。

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这都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而永恒性似乎是一种更现代的观点。不过，我认为它也更接近希伯来人的观点。

但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献浩如烟海。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看看尼尔森·派克（Nelson Pike）写的一本书。派克好像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教。

有一本书叫《上帝与永恒》，它反驳了永恒论。是啊，确实如此，不是吗？你看，我不确定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正是因为接受了形式论——形式是永恒不变的——奥古斯丁也接受了上帝（本质上是所有形式的形式）是永恒不变的观点。

所以我不确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区别。区别在于阐述方式。也就是说，这种内省式的时间心理学是奥古斯丁的著作。

当然，奥古斯丁将上帝阐述为创造论而非流溢论，这本身就是他的功劳。但从根本上讲，上帝永恒不变的观点是柏拉图的。我认为这种观点存在一些问题。

这给理解某些圣经语言带来了难题。你明白吗？因为如果一个存在物（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是不变的，那么这个存在物就不可能在某个时间点采取行

动。因为那样的话，它就会从在那个时间点不采取行动转变为在那个时间点采取行动。

你看？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罪人悔改，天上的神岂不是要欢喜？也就是说，看到预期的事情真的发生，这岂不是令人欣慰？如果神有祂正在实现的旨意，那就很难理解了。

你明白了吗？因为目的的概念是与时间相关的。所以你必须做的，是将所有这些概念重新构建到一个与普通英语所暗示的不同的概念框架中。这就造成了问题。

正因如此，有些人主张用“永恒”而非“无时间性”来定义永恒。而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永恒。

嗯……卡尔。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

当然，思考，无论是沿着论证思路，还是沿着一条从一个焦点到另一个焦点的迂回思路，都意味着焦点的转移，意味着将注意力转移到逻辑过程的某个步骤。明白吗？但我认为，无论人们对永恒持何种观点，当我们说上帝会思考时，我们指的并非上帝通过三段论推导出逻辑结论。你看，上帝不必经历这个过程。

如果你思维敏捷，就容易妄下结论。但上帝似乎总是先一步。他凭直觉就能预见你的思路走向。

然而，如果你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这是否意味着上帝始终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事物上？我还要补充一点，为了避免有人把永恒理解为永恒本身，我指的是上帝始终将万物都置于他积极的、有意识的关注焦点之中，以至于他的思想焦点不会改变？你明白吗？嗯，这就是使用圣经中日常语言表述时遇到的困难所在。例如，如果上帝说“我不再记念他们的罪孽”，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或者，如果上帝说“我后悔做了某某事”，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你明白吗？这似乎在暗示上帝改变了主意。所以我认为，虽然上帝思想中永恒性的语言可以很容易地表达上帝无需运用三段论进行推理的概念，但它似乎也造成了一种难题，即上帝对事物的态度会发生变化。

那必然会变成一种现象学语言，一种用来描述事物在人类眼中呈现方式的语言。你明白吗？但实际上，它究竟是什么？于是，在谈论上帝时，你就会陷入一种隐喻式的语言困境。你甚至会开始怀疑，当你谈论上帝时，你究竟是在进行神学研究，还是仅仅在进行人类学研究。

你是说我们的经验，对吧？你是在谈论上帝。你明白问题所在吗？这是康德、克尔凯郭尔等人遇到的那种问题。现代神学对此非常清楚。

奥古斯丁的教义中是否存在一个目标？或者说，知识仅仅来源于启示吗？不，其实有很多种途径。哦，收回刚才的话。知识仅仅来源于启示吗？你看，除了神圣的启示之外，没有任何知识来源。所以说认识上帝是通过启示，这其实是老生常谈。

仅仅是通过启迪，心智就会处于被动状态，你甚至都无法真正知晓。知晓是一个主动的动词。启迪使心智觉醒，从而让你能够用心眼去看。

但你必须在光照中看到。是的，好的。我们如何认识上帝？是的，也就是说，反思造物，它的美丽，它的秩序，它的形式，是的，人们就会领悟到美、善、秩序和形式的源泉，万物都参与其中。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会说，是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是的。你看，这种从真理到真理来论证神存在的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与从善到善、从美到美的论证相提并论。

明白了吗？形式归于形式本身，等等。所以，是的，存在一些关于上帝的自然认知。我认为任何人很难始终如一地否认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如果不存在关于上帝的自然认知，那么除了通过某种特殊的神圣自我启示之外，就不会有关于上帝的概念。

你看，事实并非如此。关于上帝有很多种概念，不一而足。但我们如何超越对上帝的这种自然认知呢？而这正是我想要探讨的问题，宗教体验。

好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柏拉图传统，也就是新柏拉图传统中，存在一种神秘主义的上帝观。那么，奥古斯丁的观点呢？你看，这显然是个问题。好的。

在他的《忏悔录》第十卷中，他问道：“当我爱上帝时，我究竟爱的是什么？”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经历了一系列步骤。第一步，我爱上帝时，并非爱的是外在的美。他并非贬低外在的美。

只是，我对上帝的爱并非仅仅是对物质美的爱。我所爱的，其实是我灵魂深处的东西。那么，为什么是我的灵魂深处呢？因为我的灵魂深处，蕴藏着永恒的曙光。

以何种方式？所有时间都存在于我的灵魂深处，永恒不变。过去、未来和现在。这就是永恒的缩影。

祂无处不在。所以，当我爱上帝时，我所爱的是我灵魂深处的东西，因此我必须通过我的灵魂与祂相连。超越连接肉体与灵魂的生命，超越我所有的感官知觉，甚至超越我对过去感官知觉的记忆，超越我对过去感官知觉的记忆，超越我对所有博雅教育的记忆，数学，以及其他一切让我认识形式的知识，超越我通过辩证法获得的、独立于感官图像的知识，超越我的感觉。

现在，我并不在感官知觉中找到上帝，我不在感觉中找到上帝，我不在对形式的认知中找到上帝，也不在记忆中找到上帝。你明白吗？相反，当我寻找上帝时，他说，我寻找的是那至善，那在至善中欢欣雀跃的喜乐，那在真理中欢欣雀跃的喜乐，那至善本身。你明白其中的柏拉图式意味吗？我寻找的是至善，是万物形式的源泉。

因此，你会发现，在他的忏悔录中，他将上帝描述为他的爱、他的生命、至善、至美、至真。这其中是否包含某种神秘主义色彩呢？嗯，我倾向于说既是又不是。说不是，是因为只有通过上帝在基督里所成就的，祂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上帝。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宗教体验的亲密感中，确实存在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这种体验需要心灵和灵魂的修行，使其摆脱感官印象，超越对永恒真理的认知。你明白吗？所以，有时他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在欣赏普罗提诺所说的那种神秘体验。当然，我承认这种说法有些模棱两可。

是的，因为我觉得奥古斯丁对此态度非常矛盾。有时他用新柏拉图主义的语言来谈论宗教体验，有时又局限于更接近圣经的语言。但至少在《忏悔录》中，这两种语言——尤其是在讨论宗教体验的部分——交织融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他似乎并没有区分它们。

所以我想答案是模棱两可的。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已经隐含在我们一直在说的内容里了。有一种自然知识，人人都能通过逻各斯之光获得，那就是关于被造物本质的知识。

人们自然而然地就能认识到上帝的存在。例如，他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宗教经验中认识到上帝，是因为基督的降临和我们所得到的赦免。

这对奥古斯丁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正是凭借上帝的宽恕，灵魂才能从那些奴役和束缚人的事物中得到净化，摆脱罪恶感的束缚，从而超越那些使人归向上帝的事物。所以，我们只需说，奥古斯丁非常清楚福音在我们认识上帝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是的，我非常清楚这一点。